

美国国务院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2014年12月10日

陈述

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  
及北韩人权问题特使金恩  
在人权日和北韩逃亡者一起参加小组讨论

2014年12月10日  
国务院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金大使：**我们要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欢迎。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关心人权问题的朋友们来参加这次讨论会；我们也很高兴还有一些外交使团的代表今天也来出席会议。特别重要的，也令我们很感谢的是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现在也在这里。他等一会儿会给我们讲话。

联合国全体会议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两年后，全体会议指定十二月十日为国际人权日。自那时起，每年十二月十日人权日，联合国，政府，议会，人权组织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举行各种活动，就像我们正在国务院举行的这次会议那样，来纪念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就像每年的人权日一样，诺贝尔奖今天早上在奥斯陆颁发。

今天我们集中讨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权问题是很合适的。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北韩的人权记录是最差的。一年或两年前，*经济学人*杂志对167个国家就它们的人权记录作了一次量化排名。北韩是绝对的最后一名。今年，我们在针对北韩人权记录提出报告方面有所进展。今年，我们有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它在一份广为传播的文件中得出结论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犯有系统性的，广泛的和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其中某些行为可能达到国际法中需要为危害人类罪所取证据的高标准。

该报告公布后，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三月份通过决议，强烈批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呼吁将该国的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在47个成员国中，有30个同意通过该决议，6个反对，另有11个弃权。四月份，安理会举行了一次非正式内部工作会议，与调查委员会成员和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参加那次会议的13个成员国讨论了北韩人权问题。九月份，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了有国家首脑，各国外长参加高层会议。和这有关的是在此期间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权问题的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韩国和日本外长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逃离北韩一个集中营的逃亡者。

十一月三日 – 十一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批评北韩人权的决议，并要求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有 111 个国家同意，19 个国家反对，55 个国家弃权。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下星期将讨论这一决议。我们预期会有相似的投票情况。

上星期五，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安理会成员国要求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北韩人权问题，并将此问题纳入安理会议事日程。我们期待安理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就北韩人权问题举行会议。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人权日之时，我们有幸能听到两位北韩人的讲话。他们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亲身经历了那里的人权情况。我们首先请朴延美讲话。朴小姐 2007 年逃离北韩。她会给大家谈谈她自己的经历。她现在住在韩国，在汉城的东国大学上学。

**朴小姐：**各位，你们好。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的名字是朴延美，我是 1993 年在惠山市出生。我小时生活很优越。我的家庭有很好的政治背景，家人都是朝鲜工人党党员，所以我们在那个制度下有很多优越之处。我住在惠山市，或者[听不清]平壤。即便我在年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不同。那里的人也不同。惠山离开中国边境很近，所以那里的人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更在意金钱和做生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看了好多电影，像俄罗斯电影，好莱坞，中国，甚至宝莱坞的电影。在 90 年代，这类媒体开始进入这个国家。我甚至还和我家人经常看 WWF 职业摔跤比赛。[笑声] 他们都很喜欢看。我以前总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肌肉。[笑声] 但是我想你们这儿没有。[笑声] 是呀。

**助理国务卿汤姆 马林诺夫斯基：** 等一等

**朴小姐：**对，你们很明显没有。[笑声] 对。到 2002 年左右，我们开始看偷偷带进我们国家的韩国电影。我实在不能太...因为剧本里的人看起来很像我。我们能够看这些电影是因为我的家人有很好的关系，而且我妈过去也非法出售录像带。

在北韩，生活越来越困难，看这些电影能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我记得在看过《漂亮女人》后我就想要和茱莉亚 罗波茨一样。但是，在北韩，政府甚至限制我穿什么衣服。所以，我就做[听不清]我要为他们穿的衣服。

但是，到我九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我一个朋友的母亲被警察抓起来，因为她把一个录像带给另一个人看，给另一人看，结果她在城里被当众枪决。而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善良，很顾家的人，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她不像一个会设法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乐园的人。一开始，我们都很害怕，但是过一阵我们又开始看电影了，政府设法阻止我们，但是他们实在不能--他们也都看这些电影。

在我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饥荒，人们开始卖掉他们所有的东西。这也是市场的开始。当政府停止提供配给时，每个人都得设法生存，甚至我父亲也是如此。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可是连他也得有副业，出售金属给中国。我认为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一旦为自己经商，你就开始为自己着想，而这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2004年，我的整个世界全部垮台了。我的父亲，我心中的英雄，由于非法经商而被逮捕，被送往[听不清]劳改营。他遭受毒打，他甚至不能自己上厕所。由于我父亲的罪行，我们家成为打击目标，受到歧视。我们没有任何前途了。所以我就和我母亲一起逃往中国。我们原来去中国是为了找我姐姐，但是一到中国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中间人，他把我们作为他的目标。他要和我性交，当时我才13岁，但是他威胁我们，要是我们一不和他性交，他就要把我们送到一叫那里的警察。我妈妈为了保护我而自己就让他强奸了。

后来我爸爸也到中国来了。他当时已经患有直肠癌，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不得不在半夜三点[听不清]埋葬他。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和我决定逃往蒙古。我们一行共有五个人。我们走路，爬过戈壁沙漠，躲避中国警察，绑匪和野兽。我们随着一个指南针走，但是它后来坏了。我们就跟着星星走向自由。我们都带着刀子，我们准备要是被送回北韩的话，那我们就自杀。我们恳求抓住我们的蒙古士兵不要把我们送回北韩。我们要生活得像人一样。

我们离开北韩后，我们的亲戚们因为我们而受到惩罚。有的被解雇，另一些人受到盘问和折磨。但是，我们能够和他们联系，有些现在仍然在北韩。他们可以通过中国的手机和我们通话，这些手机是为那个地区偷送到北韩的。我们也通过经纪人网络寄钱给他们。我们一般每年寄五千或六千美元。

通过和最近逃亡者的谈话，我能够看到北韩每年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对我的国家抱有希望，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代是处于北韩转折点的一代。我们是在一个和我父母一代非常不同的时期成长的。我们有市场和外国媒体，所以我们不那么忠诚，我们更倾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对外界也非常好奇。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为北韩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媒体，使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不同的理念。我还想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不仅保护在中国的北韩人（1236），而且特别要保护北韩妇女。

有许多这样的妇女被出卖和遭虐待，有的时候被几个男人糟蹋。这些人把她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没有妇女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但是，谁来保护她们？谁会把她们从这种不公正的环境中拯救出来？

今天是人权日，是庆祝这个基本宣言的日子，各地人民，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权享受人权。我认为这是美好的理想，但要是我们要它真正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我们就得采取行动。我们想念那些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们。我确实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帮助北韩做出变化，并向外开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北韩人民才能最终得到他们应有的生活。谢谢。[掌声]

**金大使：**非常感谢你，朴延美。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听听金约瑟的讲话，他是2006年离开北韩的。约瑟。

**金先生：**我有点紧张，不过我会尽力的。各位，你们好。非常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和你们分享我的故事。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负担，因为这不仅是我的故事，而是几百万北

韩人如今身处境。我是 1990 年出生在靠近这个省—离中国边境很近的咸镜北道。尽管我的家庭不断在贫苦中挣扎，但是我家人很爱我，也很关怀我，因为我是一个独子，也是家中两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几年后， 北韩发生了严重饥荒。有些日子，我和姐姐一早五点就出去找柴火，直到半夜才回家。我在街上到处找东西吃。我记得有一次见到一个母亲背着的小孩在吃薯片，我就想去偷。

饥饿让人感到羞耻。饥饿使人感到绝望。我九岁生日时，我父母没能给我任何东西吃。即便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也可以感到他们心中的快乐。

这次饥荒是政府的政策所引起的。我知道，尽管韩国有相似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但是他们没有类似的饥荒。想到那么多人不得受苦饿死真是非常悲伤的，而他们没有必要遭受如此痛苦。但是，就是在今天，北韩政府的限制使得人民生活在贫穷中，而这种经济压迫是严重违反人权的，对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2002 年，当我 12 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于饥饿。我眼看父亲逐渐衰弱，走向死亡。在他去世后，我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同一年，我母亲和我姐姐去中国找食物和钱，把它们带回来。我那时还很年轻天真。我根本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另外，我和我姐姐从来没有分开过，我总是想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所以，在她离开的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和她说再见，也没有拥抱她。我想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姐姐。

几个月后，我母亲在中国被捕，被送回来，但我姐姐没有回来。我想中国的情况比她想象的更困难，所以她感到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姐姐被卖给一个男人。这样做是因为我母亲认为这样她可以生活得更好，比回北韩更好。今天我是第一次公开讲这事，主要是怕人们会对我母亲这样做产生不好的看法。但是，我认识到这是我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希望借此来说明那里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和绝望，多少北韩母亲被迫作出这种痛心的决定。

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我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倒也很简单。我的目的是从垃圾箱里找到一片很脏的面包。可是，这样很难生存。有时我做一些小工来换取食物。一个冬天，我甚至在地下 33 米深的一个煤矿工作了两个月，在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十个多小时。当我由于太冷和饥饿而无法入睡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姐姐明早能带着我喜爱的食品回来。这种希望从某种程度来说使我生存下去。每天我告诉自己，不管情况如何艰难，我必须活下去。

我认识到这样下去我很难生存，所以我决定去中国找我姐姐。我知道这旅程是很危险的，但是我怎么做也都是危险。我可能会像我父亲那样在北韩死于饥饿，或者我至少可以逃往中国，设法寻找更好的生活。

我是二月十五日到中国的。我以为在那里日子会容易得多，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食品。可是在中国生活要比在北韩生活更困难，因为我没有自由。我总是担心会被抓，然后被送回去。可是，几个月后出现了奇迹。我遇到一个为在中国的北韩逃亡者经办地下庇护所

的人，从此我就顿顿有饭吃，这是我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就在那一年，那年的下半年，在一个活动人士的帮助下，我离开了中国，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

我对美国政府永远表示感谢。今天在场的人们当中，就可能有人曾经在为像我这样的北韩难民提供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我们在美国得到重新安顿，而且让我们体会到自由的真正意义。对我来说，自由就意味着能够想象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确实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

自来到这里后，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我来这个国家的时候几乎一个英文字都不识。我以前以为所有赛百味三明治店都是由地下铁列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是可笑。[笑声]可是，你们可以想象我得学多少东西呀。我到美国已经大约八年，几乎八年了。我现在在纽约上大学。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谁——我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我的经历。当我想到我现在过着如此正常的生活，我不能不想起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失去了家人——这些朋友过去和我一起睡在北韩街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今天在做些什么。

虽然我的生活是完全改变了，可是北韩人民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经济困难和政治压迫。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即便如此，北韩人民是坚强的，有抵抗力的，他们能克服这些挑战。就在这一时刻，他们还正在为生存艰苦奋斗。他们抱有希望，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生命或拥有一个更好未来的可能性。可是，我知道，单纯希望是不够的。许多人一路帮助我，使我能有今天，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也能使他们实现更好未来的希望。

我知道北韩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困难的，但是请不要忘却我们的故事。谢谢你们今天到这里来听我的故事。[掌声]

**金大使：**我可以向约瑟保证，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忘掉他的故事，以及他为了今天能在美国而经历的一切。你要回答问题吗？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是的。首先，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也感谢你们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更主要的是你们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在整个会议结束前我会说几句话，但是我要——我们要你们大家以及在座的听众一个机会提出问题或者发表你们可能有的观点。我想我们在两边都有麦克风。我先请你们当中最勇敢的，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到这儿来，参加讨论。

我们这里有一人。你是否要——我们有手持的麦克风吗，要是谁——对。

**问题：**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这里分享你们的故事。我想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只提一个问题。在美国，我们听到你们的故事，很明显我们很关心你们以及北韩正在发的事。作为美国公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设法帮助北韩人民？对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兴趣，这个问题也是向你们两位提的。谢谢。

**金先生：**首先，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你有很多方法来帮助北韩人民。就我的经验来说，现在还有很多北韩人躲在中国，他们迫切需要外界帮助。我想，第一步就是，

像你这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第一步必须是了解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些活动越来越多了。就采取行动来说，我想现在你可以有很多渠道利用英特网——例如北韩自由网站（Liberty in North Korea link）就是一个帮助拯救北韩逃亡者的组织。实际上，我是这个组织的网站建立后第一个被拯救的。所以，这是你能帮助的一个方面。我肯定朴延美和金大使也能介绍更详细的步骤。

**朴小姐：**行，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首先你必须知道你是谁，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技能。要是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你很明显能把人从中国救出来。要是你是一个技术人员，你操作电脑很熟练，那你就设法如何把信息送入北韩。要是你是一个学生，而你现在没有什么能做的，那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开始一个筹资活动，或者，要是你什么也没有，那你至少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北韩在发生些什么事。所以，这基本上取决于你是谁——你有什么技能。

对，因为有志者，事竟成。如果你真正有心，我肯定你会——所有人，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帮助北韩人的途径。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问题，会后来和我单独谈。谢谢你提的问题。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谢谢。 那边。

**问题：**约瑟和延美，你们好。谢谢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特别是约瑟。你今天讲的一些内容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所以我非常感动。谢谢你讲给我们听。我想谈谈稍微轻松一些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刺杀金正恩》这部电影即将上映。有很多新闻报道，因为索尼遭黑客攻击的事不断有新闻报道。延美，你的故事是关于看了许多像《泰坦尼克号》和其他电影，对你很有影响。我的问题是：这部电影，要是它能通过U盘或录像带或不管什么形式传到了北韩人手里，当北韩人看到——假如金正恩的头在电影中爆炸，要是他们看到类似情况，这部电影是否会引起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知道这部电影中的幽默，考虑到是哪些演员演的，对那些可能会看这部电影的孩子来说也许不合适。可是，媒体和电影在改变北韩人民想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这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有什么看法，因为我接触过的许多逃亡者都很想看这部电影。很不幸的是韩国不会放映这电影。许多组织和逃亡者都在设法获得这电影，然后送到北韩去。这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我对约瑟和朴延美提出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知道朴延美和约瑟以及其他许多逃亡者，但是特别是朴延美，有人在网上通过脸谱，推特和其他渠道恶毒地攻击你们。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在脸谱上和一些人攻击你的人论战。但是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希望，也不要让这些人的使你气馁。你们跨越河流来寻找自由，所以不管这些网上的白痴在脸谱或推特上说什么，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不断地发表讲话，继续替那些无声者发言。我也会不断在脸谱上发表意见。金正恩即将死亡。谢谢你们。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 你们要对此发言吗？

**朴小姐：**谢谢你。对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要是北韩人看到这部电影的话，那肯定会在那里引起很大的震惊。即便有些人认为或[听不清]崇拜亲爱领袖，即便他们认为金正恩是[听不清]被挑选出来的神，但是一旦他们看到有人设法杀死他，开他们的玩笑，他们就会说，“哟，他们怎么敢想做这样的事？”我想年轻人会真的感到吃惊。但是我们得看这事会怎样发展。由于我还没看过这电影，所以很明显很难说。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真是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来这里之前看到关于我的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感到，要说北韩的情况好像不那么糟糕，那是在欺骗。但是你说得对，[听不清]写关于北韩情况的文章。很明显，北韩政府把我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试图，对，试图阻止我讲实话，讲关于我国人民的话。让人相信北韩真在发生的事确实是困难的，很多人也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非常谢谢你。对，谢谢[听不清]。是的，这确实很难——这是我所能说的。但是，在这里的人，我们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也将永远说实话。最终，当北韩向外开放时，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情况，那里发生了什么，北韩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事。谢谢你。

**金先生：**我在北韩时从来没有机会看外国电影，所以我无法真正讲我自己的体验。但是我可以推想。比如说，当我是一决定离开北韩时，最大的吸引力或推动我冒生命危险的动力是我知道中国有更多的食品——[电话铃声]——对不起。[笑声]我在北韩时没有这个，所以——[笑声]——我——即便中国有更多食品这小小的事实也成了大事——足以让我冒生命危险。所以要是有更多的事实，这种信息能够改变一些人的生命，就象我的那样。我肯定，一部电影——不仅仅是那部电影，任何能进入北韩的信息都能帮助打开北韩人的眼睛。我希望这一天能早日来临。

另外，我个人要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提供道义支持表示感谢。我也很欣赏你在脸谱网上发表的文章。请为了这个事业，为了我们继续战斗。谢谢。

**问题：**谢谢你今天再次来参加会议。我从你们的讲话中得到的印象是你因为饥饿而离开北韩，那是物质方面的需要。这使我想他们是在洗脑，让人们崇拜政府亲爱领袖方面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是不是在改变？

**金先生：**首先，我那时不知道我是在被洗脑，所以——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生活真是[听不清]——对不起，我现在非常紧张。能不能请你重复一遍你的问题？我真是一

**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听到，一些来自西方有关西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透露到了北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社会有多封闭？洗脑，政府关于亲爱领袖的信息起多大作用？这些都在改变吗？北韩人民是否在有关西方和他们自己政府方面获得更好的信息？

**金先生：**是的，谢谢你的大度，给我重复了这个问题。从我最近从逃亡者那里听到的消息以及和朴延美的谈话，北韩似乎正在变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从某些方面正在变化。我想外国电影和信息有所帮助，它们是一他们在使北韩人民变得更加独立方面增添了动力。所以，我相信这有巨大作用，一个伟大的运动正在发生。我相信，也希望这些方面

能继续变得更加有力。我也希望这种洗脑和宣传所起的影响能够通过观看和与外国新闻多接触而被清洗干净。

希望我正确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问题：**谢谢你。

**朴小姐：**是的，谢谢你提的问题。我想北韓的洗脑仍然在起作用，我个人，我自己也受到影响。即便我逃离了北韓，即便我在韩国那个自由国家时，我仍然相信北韓的独裁者金正日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和我自己是矛盾的，因为我看这些电影，像“泰坦尼克号”和“007”，我真正的一虽然这些电影 [听不清] 文化，直接以及自由。可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仍然相信金的领导权力。我就是不懂这怎么可能。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长期的事，但是北韓显然一直在变化，而变化还在进行中。二十多年来，外国媒体进入了这个国家，特别是年青人，他们——他们正在大量地吸收这些文化，他们是——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正在不听从政府。他们戴项链，染他们的头发，唱那些歌，爱情歌曲，嘻哈歌曲，韩国流行音乐——他们为韩流而疯狂。他们不知道这是否像——他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不再崇拜政府，但是他们就在那么做，这就是不服从。

但是对北韓来说 [听不清]是个大事，因为北韓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在我父母那一代，尽管他们承受痛苦，但是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他们认为政府也是在为他们工作。可是，我们这一代就更加个人主义，我们更关心自己。我们不知道——老实说，我从来不想到大范围的经济，政治，民主。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戴项链，我们要唱我们要唱的歌曲。我想这是开始的一步，开始的阶段，北韓正在年青人当中从这里开始变化。

我确实看到变化是真正的在 [听不清]，它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大。我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问题：**非常好，谢谢你。

**朴小姐：**谢谢你。

**问题：**非常感谢你们来参加会议。我认为能听到你们的经历是很好的。我认为你们今天来讲话是很勇敢的。我想知道你们面临过哪些困难，在你们到达安全和自由的环境后又是如何应付的？

**朴小姐：**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当我从蒙古飞抵这里的一个机场的时候。这是我第一天到这里。然后我去洗手间，这也是第一次。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难题。我不知道在洗手间里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该洗手吗？为什么这里的手纸那么讲究？我对这新的世界一无所知。我刚到这里，都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你喜欢做什么呢？你喜欢什么？你要住在哪里？你要到哪里去？我当时只是——不能——你为什么问我

那个问题？在 북한，我从来没有自己无拘束的愿望，而这正是真正困难的方面——也就是我得做出选择。他们在问我，我说我无所谓，你们告诉我现在要做什么：穿什么，去哪里就行。这方面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适应。在韩国，韩国对 북한人不是太开放的，那里大多数人都歧视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很——我们不了解韩国社会，也没有太努力去了解，因为我们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他们有成见。

我觉得那个社会把我们看成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和他們同样的人。这确实是我首次遇到的极其困难的事。

**金先生：**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很明显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甚至思想意识。我想最难的是自己要学会批评性思维的技能，因为从某方面来说——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从来没有人教我要对已经提供的任何东西提出批评。这是最困难的。以及——我怎么克服这些挑战的呢？我认为我来美国时年纪比较小，在适应语言和文化，同化和接受新文化方面可能比大多数或许多来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逃亡者更容易一些。另外，我被送到美国的公立学校，这从某方面来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比较年轻，制定的政策在某方面来说也是让我成功的，甚至我能去上学，这些可能都是帮助我克服困难的工具。

**朴小姐：**我就是想——对不起，我没有——我想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此我要谢谢你。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应对我面临过的这些困难的，就像我看韩流，在中国看的更多。但是，最近我开始公开发表讲话了。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人们关心这个问题。我以为没有人在乎我们的问题。即便我在那沙漠时，最悲惨的是即便我死在那里也没有人来关心我的生命。然后我——我第一次讲话——我想那是在某个国家，另一个国家，人们和我一起流泪。我当时想，他们怎么也会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做出反应要送——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关心 북한人民？

然后， 북한政府把我纳入黑名单。我的侦探员告诉我，“你可能被暗杀——要是你继续说金正恩是个罪犯，我们就不能保护你。”所以我看到大家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我想现在我可以高兴地死去，因为我想这里是有人道的，我想这里有正义，这里也有同情心。所以我想——所有的人都关心，都有同情心，这使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即便我出生在 북한，即便我经历了那一切。所以，感谢你们的一切——关怀和同情。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我们再——让我们再回答这两个问题。很不幸，我想我们只有这点时间了。

**QUESTION：**行，我会说得快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今天来这里和我们讲话。听你们这些故事实在是，我的意思是，是很悲惨的，也确实使我很感动和同情。但是，听了你们的讲话也使我产生希望，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很善谈，很有才智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在某个水平上——在一个很有深度的水平上懂得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要鼓励你们继续把你们的经历告诉大家。

我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泰勒市。我可以告诉你们得州泰勒市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북한在地图上什么地方。我是说，那只是一个来自泰勒的人说的，行吧？但是我们需要有人——

让我们知道，因为美国人有时，我们是一—我们有时生活在真空中。我们抱怨我们这第一世界里的的问题，但是许多人真正需要帮助，他们有实际的困难和实在的问题，可是他们没有人为他们的权益说话。就像你们所说的，就听约瑟金的讲话就知道，有时你们甚至不知道你们是处于一个需要有人为你们声张权益的地位。所以你们就是那些无声的人们的声音，为此我表示赞赏。

我认为，年青人是一个社会变化的媒介。这是我坚信的事情之一，所以我很赞赏你们的热情。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魔术球，我们可以许一个愿，我们希望北韩会向外开放，人们都能得到新闻，享受自由和解放，如果北韩现在就打开大门，你们会回去吗？要是你们现在不回去，那你们需要在具备什么条件下才回去？谢谢。

**朴小姐：** 这很难说。有时我梦见北韩，我总是在设法逃脱。当我醒来时，我非常感谢我现在不再那地狱里。这显示我是多么地要逃离那地狱—那不是个国家。可是，我仍然想念北韩。我不想念那制度，可是我想那里的人民。因为人们生活在那个国家，他们是同样的人。所以，一旦那天来到，我确实要回去，去看我的家人，去看我的朋友们。但如果北韩把我看作是一个罪犯，我回去他们会立即杀害我。所以，就像你说的，北韩应该被解放，那里有公正，不像现在这样。我想要是那一天来到，我非常愿意回去，去看一对，去看所有北韩人。

**金先生：** 我再补充一点。当我在高中上非母语英语课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们，“要是你哪一天能有机会掌握魔法，那将是什么魔法呢？”我回答说我要成为一个别人看不见的，隐身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因为那样，即便北韩在一两天内不向外开放，我也可以偷偷地进入北韩，使我能看到我的朋友们，那些年青时和我一起进球场踢足球玩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游泳的河流。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对，我非常愿意回去，要是能保证我的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就目前来说，你可以想象我是不能去的。你谈到了魔法。对，我知道对这些问题来说没有灵丹妙药，但是我相信，我们共同渴望变化的意志和欲望要比任何你能想象的魔法更强有力。我非常感谢你，哪怕是提一个问题，并从精神或其他任何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这是非常巨大的支持，我很感谢。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但也是一个北韩人。十分感谢。

**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来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我想问的是，就北韩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中国在你们本身逃亡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你们能和中国领导人谈话，在让中国如何使用他们对北韩的影响力，或甚至仅仅承认难民，不把他们送回北韩方面，你们会要求他们怎么做？

**金先生：**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问题，金大使能回答。[笑声]

**问题：** [没有开麦克风]

**金先生：** 不，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这些政策的专家。其次，我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我是说，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但是我还没有到可以懂得和消化它们含义的水

平。至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遇到一些中国领导人，我会问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或者我会要求他们停止把北韩难民送回去，因为，我的意思是，归根到底，我就是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政策是什么，但是他们正在违反基本人权。所以，我希望，我也会设法要求他们停止这样做，停止他们的行动。我想这就是我的问题。

**朴小姐：**我到韩国后就参加了高中同等学历的的考试（GED），我想大约是三年前。我听到[听不清]和朝鲜人权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什么是人权？它们好像是，“包括太多东西。”究竟什么是人权呢？之后，我对别人说我还是不懂。我就查字典，字典说那是宇宙，是上帝，是上天给我们的，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人权。所以，这就是人权。后来他们又告诉我，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因为北韩的阶级制度—政府把人们分成三种阶级。我就是不能相信那些。我出生时就有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

而中国的做法是—我不想找任何麻烦，但是我要代表我的人民说，那实在是犯罪。他们不能这样做的。我们是政治难民，要是我们回到北韩，谁都知道我们会被惩罚，处决或监禁。而中国—中国政府有多强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多强大？他们—没有人，没有政府能剥夺我们的权利，因为我是一个人，北韩人也都是人。

所以要是我们能确保那些，我想他们就不能那样做。我真想要告诉他们，“让我来教你们什么是人权的定义—就在这里。”然后我就要说关于这个问题，那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必谈什么政策，因为政策和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做的，人做的，但是为什么对人来说是那么难呢？他们正在那里死去，他们在受苦，他们在为自由而死。为什么他们享受权利有那么难？多少人要为此而死呀？对不起。

**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朴延美和约瑟，谢谢你们来到这里，告诉我们—在我所听到的讲话中，他们这两个讲话可能是捍卫人权最有力的讲话。而这样的讲话是来自一个禁止人们有这个想法，不许讨论和获取人权知识的国家。我想这证实了你刚才说的—这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没有人给我们的，而是自然就有的。

今天是人权日，我们选择把重点放在北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这一贯是对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任何人的最大考验，对那些要在全世界推广人权的任何人的最严重的挑战，也许也是对我们信念的最大考验，也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变遭受那种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想，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即便在那些多年来似乎如此顽固，如此抵制改变的地方，它们也不经一击。就像朴延美所说的，一旦你开始为自己经商，你就开始为自己着想。就那么一点你—一开始在市场出售某些东西，那你就成为极权政权的威胁，想法由此而生，从而开始了政府无法阻挡的进程。

约瑟，朴延美，这是我第一次和你们见面。但是，约瑟，当你在我们会议开始前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以前见过你，在你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你不会讲英语。[笑声]然后我—你说，鲍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其实，我没有忘记你；我在多次讲话中谈到过你的故事，因为那是非常难忘的。我记得的是，首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和艰难的故事。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是，要是这个年轻人能够经历那一切，看到那些我们难

以想象的东西，而现在能健康，完整地从中走出来，准备开始新生活，那么每个在朝鲜的人都有可能做到。你说，你的故事是朝鲜千百万人的故事。我想，我希望这是真的，也可以是真的，因为你的故事已经证实了。我不想说这是结束，因为这实在只是一个开端。看看你现在的情况，看看你完成了多少工作，我想朝鲜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未来。

现在回过头去谈谈外交政策以及我们这里的工作。我可以告诉你们，克里国务卿要我和金大使继续这方面的压力。你们大概注意到我们现在在更多地谈论朝鲜的人权问题，并设法做更多工作。我们老板给我们的任务是要持续，加强并做更多工作。我们会这样做的。你们知道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会获得批准。这方面会得到更多重视。在韩国还要设立一个办公室，记录在朝鲜犯下的每一件罪行。你们也知道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我们是支持的。这个决议已经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将举行会议，这也会获得批准；它将永远列入安理会的日程，直到没有必要时。这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在必要时提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发生事件，需要我们提出核问题时一样。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来传播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也在搜集朝鲜正在发生的事。你们在那银幕上看到的，你们也能在我们的网站 [humanright.gov](http://humanright.gov) 上看到。今天和今后七天，我们每天都要强调我们有关朝鲜劳改营中一些营地的所有信息，包括视觉图象，还有通过不同渠道而来的营地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那些营地司令和高级将领以及各部门官员，一直到最高层，告诉他们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看到了你。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无法再躲藏了。

这很有意思。朝鲜政府也知道羞耻，因为他们否认这一切。这就告诉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那是错误的，要是我们知道，将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我们要告诉他们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你无法躲藏了。对那些个人我们要说的是，不要参与这些事，因为某一天朝鲜半岛会发生变化，而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所以你要是知道什么将来对你有好处，就不要参与那些事。

我们也将继续设法给朝鲜人民传送信息，不管是有关人权方面的信息，还是在跨越大西洋的一艘沉船上陷入热恋的故事[笑声]—或开一个领导人的玩笑，或者其它任何事，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正常生活的故事，而人们要的就是要过正常的生活。这会引起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我所能说的就是某一天，朝鲜人们会获得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我们做不做工作，这总是会发生的。朝鲜半岛将会统一。而我们的目的是尽我们一切所能来加速这个进程，使之能更早实现。我们还要确保，不管什么时候真正发生了，我们就已经有所准备，并有尽可能多的朝鲜人以及从朝鲜出来的人准备回去帮助那个国家恢复正常生活，而不必成为一个隐身的人。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来参加会议。[掌声]

###